安石之配享足以扶人心而增正道之氣耳言蔡京挾安石以畜身利豈徒不附蔡京而耳能斥之矣先儒以柳下惠比之僅以援而止之而止而不察其實余以龜山誠柳下惠也下惠不屑去而龜山不屑辭下惠不以三公易介先生不以蔡京依回故知先生之和又知先生之節則紛紛之議可以不惑哉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二十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二十一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博士金華同寅趙子玄校

和靖尹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尹諱焞字彥明洛人祖源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弟進士嘗作唐說及叙兵十篇范仲淹韓琦薦其才除知懷州父林為虞部員外郎先生自少即師事伊川伊川教以敬字請益曰主一則是半年後方得大學西銘看一日以仁者愛人為仁問曰愛人仁

之事耳先生歸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請益曰焞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先生嘆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伊川沒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种師道薦之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闖門遇害先生死復甦門人舁致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師趙斌以禮聘先生先生不從則以兵恐之于是自商山奔蜀止于涪涪伊川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焞曰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麼凡赴經筵前一日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至夜乃寢次日入侍經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

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後以疾辭紹興六年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焞上奏曰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就職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仍兼說書未幾又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來議和焞上疏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陛下信讐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患臣切為陛下痛惜之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勿以小智孑義而畜大功疏及書皆不報于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放歸田里疏上命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蓋自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年七十二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以下述孝弟之槩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問堯舜之道何故止于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諸公往問和靖曰堯舜之道止于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諸公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某說亦不過此

時敏問事父母孝如何便能事天明事地察先生曰天地一也尊卑之辯不得不爾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父母人子之天地也那有兩箇道理故事父母孝自然明察乎事天地之理舜明庶物察人倫是也賢于此上便宜涵養教分明

以下述主敬之槩

主一則是敬焞當時雖聞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一毫事非主一而何

先生至涪闢三畏齋後看伊川師說曰畏天命不負所賦畀畏大人亦所以自畏畏聖人之言以自進德也某不覺媿于中者累日盖平日自謂有深得且如

畏聖人之言只是謂道之所在而已又何嘗推得到此乃知伊川凡語言必推用于已自此亦當少戒輕為人釋聖言也又曰畏大人時且如端莊而坐亦所以自畏

彥明以篤行思叔以高識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授未嘗少自貶損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故彥明獨能力行之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以下述論仁之槩

謝收嘗問學于伊川伊川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收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焞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焞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其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于財上克好酒即于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去克

以下述知行之槩

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盖由其知覺強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盖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為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也至如搖扇得凉便是知覺辟如睡中人喚已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為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人有避事欲不為者曰事當為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人有長短是非不須論說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似非已事安知人不以已是為非乎戒之戒之毋蹈前過置之目前日當三省

觀理須要會通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先生質直弘毅實體力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慎乎戒之戒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于斯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學者舍禮義則無所敵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以下述論學之槩

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始終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此言為至否曰未是魏公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于天下為至魏公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止此耳

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陶濈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遊其志也之意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

或曰想大學當時亦未成倫緒難看否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煞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

先生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為有看不透處伊川曰某在何必觀此書盖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先生後來遂云語錄不必看然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曰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先生閑坐聞寺中木魚聲顧時敏曰寺中打木魚何意曰石藤和尚言物死目皆瞑惟魚死不瞑以言定也先生笑曰雖小道亦有可觀又曰古人以魚喻民今品數到者必佩之盖不忘恤民之意耳

以下述出仕之槩

學者切不可以富貴為大事富貴倘來之物纔役心于此則不可為學矣

君子之心不繫于利害惟其是而已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鍾和靖曰說着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生死亦然

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不謹

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人之行已各有其志出處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紹興初先生經筵進講朱子以爲少開悟啓發之功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德壽問惇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惇曰此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事君如寇讐惇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上大喜他日謂趙承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纔不爲君便是獨夫若尹惇可謂明矣若九成殊不曉他意

先生既進論語解一日德壽忽謂趙承相曰朕看尹焞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上笑之

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報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大小至公

以下述師友之槩

學者雖是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于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孔孟門弟更無隱情有疑便問且如短喪學稼樊遲宰我豈不知是小人不仁之事蓋心有疑不得不問若不問則終于自信矣又如公孫丑以管晏復許問孟子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丑豈不知亦見管晏之功大故舉而比之得孟子一言之後方知孟子之志在于道而不在于功後之人有所過益亦公孫丑之力也

以下述品隲之槩

种師道薦語云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者踰三四十年學者稱仰不求仕進

梅執禮胡安國等薦語云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

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

范冲舉代語云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大夫之所矜式

張浚促召語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

贊

先生學于伊川盖終身不易真能行其所學者始而依于洛終而止于涪守主一之說而居敬悟惟公之理而識仁克己必于偏好為學忌于間斷一經會通即便要使豈徒狥言語文字之粗哉盖實躬行有得之君子也誅元祐諸臣則不應舉攻程氏所學則力辭求去疏和議之非于高宗進自治之策于秦檜盖通達國體者柰陳公輔小人在位而秦檜復顓其權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乎或少其講經無窮理之功告君乏開悟之益是固有然不知持守之士不屑多言即此詩有何好處與好善優于天下二言已足以箴其病啓其心矣不然高才如魏公亦以心服而高宗老成氣象之稱又豈一無所警省而有是哉余因是有慨焉當今講學者資其辨博不務允蹈而高明之士墮于空寂如程門者盖比比然矣有如和靖之簡約感動者能幾有如和靖之指陳潔己者

能幾即盡窮天下之理更何益哉噫程門受業者甚衆而獨許先生死而不失其正盖自持守有定決之也今欲學伊川者當學和靖始不然講愈繁而行愈懈不如不講之為愈也其不得罪于先生者幾希

定夫游先生　程子門人

先生姓游氏諱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名先生師事二程見伊川于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興扶溝學召先生先生應焉元豊元年第進士調蕭山縣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先生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以薦為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輙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以自隨為潁昌學教授後入相復以為大學博士及純仁罷先生亦請外簽判齊州復移泉州徽宗初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時修奉祠館編氓困于征調所至騷然先生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自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惜其學無人傳故無語錄然其清德重望皦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猶足以師世範俗年七十一卒

粹語摘評

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耳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于孝事長有不足于弟與行或媿于心而言或浮于行與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可跂及矣

孟子之尚論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所不聞見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與

時有問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知和州視事之餘訓誨士人以性命之學風俗為之丕變諸生多宗師之後知漢陽軍亦然故漢陽人皆

好學

明道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于心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敏穎悟

楊時游酢是學得靈利高才也

伊川曰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

龜山謂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楊中立曰定夫與兄所交皆天下英豪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一程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明道設庠序于扶溝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于是盡棄其學學焉

謝顯道曰昔在二程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其二人氣象亦相似

楊中立曰定夫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寮吏有恩義人樂于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

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朱子曰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于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得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矣

朱子曰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龎居士語又曰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本游氏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存想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又曰若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半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

朱子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贊

程門高第傳其學者惟龜山爲最盛次之而上蔡召對不合飛語褫官故得去箇矜字又次之而尹焞說書未久和議牴牾故得持守堅定然所傳亦不廣焉先生天性卓穎器宇純粹方始受業二程即登進士歷更數郡兩爲博士一以二親之養而乞外一以純仁之罷而簽外即其精練之才安集之惠清德重望足以振俗老師夙儒莫不推重其西銘甚能洞徹而

論語雜以佛書至云前輩不曾看佛書故說之如此之甚則流入于禪亦已深矣

天授譙先生伊川門人

先生姓譙氏諱定字天授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後居四川之涪陵學易于郭曩氏自悟見乃謂之象一語先生一日至汴聞伊川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伊川貶涪乃先生之鄉也北山有巖嘗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先生猶在汴右承許瀚又薦之詔宗澤督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先生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天授所在先生復歸蜀憂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天授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先生易學得之伊川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天授之餘意者也先生嘗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爲入

道樞要正在于此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以為仙云初程太中守廣漢明道伊川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繩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閩人袁滋入洛問易於伊川伊川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邛眉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皆蜀人郭曩氏及篾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贊

易之為書邃于理而兼夫象數象數得于嚴君平而師于先生之始祖蜀之易所傳遠矣宋儒以理為主橫渠講易而遇二程則曰吾所弗如二程與袁滋論易而曰易學在蜀蓋皆虛心求理有隨時從道之妙焉先生自蜀而之洛自洛而反蜀蓋其所聞于蜀者既久而印證乎洛者更純觀其不就說書之命不受中貴之金蓋實能體易于已矣豈其理融于象數之表而見世不可為故遂甘于肥遯者耶世傳以為儒則幾于誕矣

元承劉先生 伊川門人

先生姓劉氏諱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天資近道敏于為學師事程伊川其貌温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處之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詞其與人游嘗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以文學推重有元承手編所記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興四年遷謫前事其子家藏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于子有題誌在後登元符進士第官至太常少卿其弟安止亦從伊川學登紹聖中進士官至中書舍人給事中

贊

先生有近道之資有温然之貌有包含之量有詳審之思讀近思錄所記與手編一書盖可想見其為人是有德有言之君子也盖不獨文學推重于時而德性亦程門之所罕睹者不有家藏幾墜于地矣

應之楊先生 伊川門人

先生姓楊諱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于朝未嘗有求于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初從伊川學將三紀不幸蚤死伊川痛之為文以祭其文曰嗚呼昔予與君邂逅于大江之南言契

氣合遂從予遊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于此乎高才偉度絶出群類善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為厚其禀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為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附先兆屬予衰年憚于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予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觀伊川之文則知應之為人矣惜哉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二十一終